

微型小说

灯下墨笔

盛开的鲜花

许保金

乌云越聚越多,越压越低,黑沉沉罩住了整个城市,一场暴风雨在城市上空即将酝酿成功。一声炸雷响过,瓢泼大雨倾泻而下。街道上的雨水如决了堤的洪水肆意流淌,行人慌慌张张向街边店铺跑去。她打开自己的店门,向雨中的行人招手:“快进来避雨。”一个人进来了,两个人进来了……不一会儿,她的商店里已进来了七八个人,使本来就不宽敞的商店显得更加狭窄。雨中走过来一个老人,浑身上下早被淋透,他不时地向她的店里张望,看得出来,他也想尽快进她的店里避雨。但是,老人显然是力不从心,他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在雨水中艰难行走。一股湍急的水流直向老人冲来,他一个趔趄差点倒在雨水中,他急忙弯腰,用双手撑在水中,几次欲直起腰都没成功。她目睹了这一冲,抓起一把雨伞,毫不犹豫地向老人跑去。她的两只脚快速交替踩着雨水,皮鞋里瞬间灌满了水,裤腿也立马湿了半截。她搀扶着老人小心翼翼地蹒跚着雨水前行。

她把老人搀进店里,安排他坐在椅子上,用干毛巾帮老人擦拭着头上、脸上的雨水。此时的街道俨然成了一条河道,湍急的雨水从她商店前汹涌流泻。突然,她发现水流中竟然有一个漩涡,那漩涡急剧旋转着。她想起来,昨天晚上的一辆大货车从街上驶过时压碎了一个窨井盖,今天还没来得及更换新的,滂沱大雨便光顾了城市。随着街道上的雨水越来越猛,越流越凶,窨井周围便形成了一个大的漩涡。漩涡打着卷儿,咕咕叫着,像一个怪兽张开的巨口,随时都有可能将人吞没。有一个小伙子从街上跑过来,他打着雨伞,低着头,竟然没发现前面的漩涡。她急忙冲小伙子喊道:“有漩涡,快靠边。”小伙子没听见,继续向前奔跑。她又大声喊道:“有漩涡,快靠边。”小伙子听见了,急忙停住了脚步。待他抬起头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要再向前多迈一步,就会成了那只“怪兽”的“美餐”。小伙子向她点点头、摆摆手,表示感谢,赶紧绕过了漩涡。她转身来到里间,换了一件红色上衣,然后冲出门。店里几个避雨的人纳闷了,面面相觑,不知她要做什么?只见她站在漩涡旁,不时地提醒着来往行人:“注意,这里有漩涡,绕过去。”大家明白了,便纷纷向她喊道:“快回来,危险!”她仿佛没听见大家关切的喊声,一只手举着雨伞,就那么毅然地站在雨水中。她身上的红衣服在雨水中非常显眼,远远望去,宛如一朵盛开在水中的红花。一个人来到了她身旁,又一个人来到了她身旁……很快,她周围已聚集了四个人。他们身着五种不同颜色的衣服:红、绿、黄、蓝、紫。五个人聚集在一起,五种颜色汇合在一起,又恰似五种鲜花盛开在急剧旋转的漩涡旁,盛开在水流湍急的暴雨中,鲜艳夺目。

一个人活着,能感受到生活之美主要靠自己的感官。其实,除了眼睛看的,嘴里品的,手所摸的,最好的还是耳朵听的。耳朵感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让耳朵获得幸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享受,但要想听到悦耳美妙的声音,则非一般人所能享有。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嘈杂且令人讨厌,你生活在其他欲望里,你就要忍受耳朵的折磨。耳朵的自由享受才算真正自由的享受。天籁之音不可求,美妙声音却常得。我们太习惯于经常性地被禁锢了,因为几乎每个人自小至大感受到更多的训斥、压制和征服,所以一般的甜言蜜语会当做美妙声音来对待。就像不会欣赏音乐的人总爱在流行音乐里自我陶醉一样。生活如果充满爱就充满幸福,其实爱不只是男女的事,爱是个人一生的追求。爱自己,爱生活,爱动物,爱家人,甚至爱敌人。爱超越浅显,爱始终质朴,爱其就像空气一样自然而真实。耳福需要拥有爱心才能享受得到。一曲优美的音乐足以让你的一天充满幸福感,音乐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能赐予人一种大爱之幸福。它的音乐甚至能催生动物下奶、蚂蚁做爱、老虎飞跃峡谷。音乐之美会让我们的心灵湿润起来。我喜欢更多时间里,把音乐打开,一个人,就一个人,在精神的暗夜中,草地上舒展开一卷毛毯,静静地感受这倾听幸福的美妙。爱的倾听是获得耳福的最佳途径。我以幸福的美感驱动心灵在音乐中行走。每当一



山水(国画) 李鹏飞

耳福

戴荣里

人独处时,我会让自己停顿下来,竖起耳朵,如毛驴的姿势兔子的乖巧鸟儿的欢快草儿拔节一般的轻盈,倾听自然界的一切声音。在夏日的夜晚,满天繁星下,仰望,再仰望,然后我就无语而哭,我听到了天籁之音。我听到了行走中的寂寞,我听到了一个老男人自弹琵琶的咏叹,我看到了远处的河流月光一样漂来又涌走,我成了上帝的信使,向世间传递天籁之音的美妙。天籁之音不可亵渎,天籁之音则需独求。一个人的上进与否和他得到赞美之声的多少关系很大,可惜我们很少赞美别人,也很少被别人赞美。我们习惯于赞美自己。别人的赞美对你耳福,自我赞美更多时候是掩耳盗铃,所以不算耳福。要保持与这个世界的美好向往,每日借助愉悦的声音追赶美丽的“音符羊群”是必要的。在生活的“草原”上奔跑,你需要营养,更需要倾听美好的声音。我曾经追问一位从南极回来的兄弟,问他在南极的漫漫夜里,吃饱喝足之后,最喜欢得到什么东西。他说:他最喜欢听到娘的呼唤,听到家乡方言,听到漫山遍野的羊叫声。他说完,我们一起流泪,真正男人的眼泪是流给声音的,那些自己想倾听的声音,想听来自身体里的呼喊。那些感知过的声音,一如天空飞翔的大鸟,飞过去就永远感觉不到了。这个世界能发出悦耳之声的物体太少了,当方言渐渐被普通话所占据,就像皮影戏日渐被电影所取代一样,我们所挂念的乡村感觉越来越远了。现实的乡村因为乡音的淹没而让耳朵丧失主动去感知的冲动。

宏观的强权与微观上的齷齪一样令人惊叹。我们不是在高音大嗓的会议室里感受耳福,却常常在耳鬓厮磨的窃窃私语里体味幸福;不是在经学大儒的课堂里享受听觉,而是在乡间土场的柳琴戏里心颤不已;我在电视里观看秦腔表演,空气清洗机的声音陪伴着我,缺少了现场尘土飞扬的听觉享受,秦腔的韵致就降了格调。犹如一场预想着轰轰烈烈的爱却因为未达到高潮而让当事者双方灰心丧气。耳福是有界限和层级的,有时在你的心里,有时在你的脑海里。最好把你的人生规划成超凡的行动,你会主动去倾听那些美妙的声音。美妙的声音从来都是平凡而真实的,是优雅而充满乐趣的。当你面对慈祥的眼睛,柔和的面部表情也成为声音的一部分;美妙的声音成为催化你心灵之美的动车,或成为调动你全身细胞活跃起来的发动机;美妙的声音总具有生活的质地,它并非来自于名人名言,却时刻写着自然的恩赐。当有美妙的声音陪伴你的耳朵,会让你全身心去感受;启动你的心灵去捕捉吧,很多声音是十分微弱的,但它们的美妙超越很多高调尖声。当和风细雨的交代取代了批评,你会感觉到春风化雨般的滋润,给你的心灵春天带来一块硕大的绿地。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未来将会怎样发展,我只感知耳朵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我有时真想幻化成一只鸟儿,在蓝天下飞翔,即使遇到暴雨,也把它听成一曲激越的乐章,那有多好啊!



窗前(水粉画) 陈少平

新书架

《私人传说》

王冰

当下,即便严肃的散文创作,也大多停留于叙事的酣畅、经验观照的准确、历史材料的再解读层面,过于注重确定性的要素,而对于超出经验的不确定性要素,却少有触及;及物的写作范式占据统治性地位,内省式的写作依然鲜见。长散文的写作形态,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叙事能力和结构能力,对于作家的经验储备和知识储备,也是一个近乎严苛的测量。如果说《非常在》凸显了更多思辨和形而上色彩的话,那么,鱼近年来的长散文写作,则转向了经验凝聚的领域。亲族叙事,成长经验,行读洞见,等等,繁多的经验再现与陡然抽离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之中,构成了篇章之间既各行其是,又差异互补的微妙布局。鱼从不讳言散文“主体在场”所必然导致的“私人”样貌。她自己即将出版的长散文集命名为“私人传说”。这份自信后面无疑有着颇深的用意,除了对于私人经验的特别尊重之外,必然还有其书写之价值的独到理解。

聊斋闲品

昂贵的浪费

暮千雪

什么需要你回报的,但是一旦某天甲需要相助时,乙必须无条件相助,还甲“人情”。这种情形类似于银行业务:有余钱时寄存起来,需要时来取。所不同的是,这是精神与良知的寄存,如果某天其能兑现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就成为了一种福气或运气,通常人们称之为因果报应。在西藏有种专门乞讨的人,每次只乞讨一角钱,大家是很乐意给的,因为这一角对谁都是九牛一毛,不伤丝毫便种一分恩惠,何乐而不为?每个人都施得很愉快。其实,这些虔诚于佛祖的信徒,就是在给众生提供寄存恩惠的机会。生活中,我们偶尔会有这种体验:当你想助别人时,对方拒绝了。于是有瞬间莫名的失落,善行并非时时能落到实处,而当别人痛快地接受了你的帮助,你的欢喜甚至超过对方,你不仅觉出自己的价值,更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善有善报,对未来更增一分勇气,所以,助人之乐,是种境界,也是身心成长的需要。持德行天下信念者,也是持了一份存储的善足够抵挡所有灾难的自信。

连载



话音刚落,药不然脚下一动,整个人急速地冲过来,霎时便冲到我跟前。在这个距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双眼,杀气毕露,有如一匹凶残强悍的野狼。以药不的身份,我实在没有反击或躲避的必要。我索性闭

“喂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只是打昏他而已,又没杀人。”药不然连连叫屈。“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我认识的郑教授是个敦厚朴实的好人,你把他洗脑洗成什么德行。”药不然有点恼,一指郑教授:“这事也怪哥们儿?你知道他爹是谁?他爸叫郑安国!”这名字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再仔细一想,忽然听懂了。药来的油画里有四个故事,天青釉马蹄形水盂那个故事,郑安国在里面扮演重要角色。他爱瓷成痴,不惜拿最后一口口粮去换水盂,最后全家活活饿死,只剩一个儿子被药来带去北京。原来这个儿子,就是郑教授。难怪他从小长在药家,性格也和他父亲一样,对瓷器如此着迷,甚至到了发痴发狂的地步。遗传基因这东西,真是强韧。药不然一看我反应,点头道:“你若跟我哥联手,自然也是

还是个谜。”我听了他的口气,似乎还有下文,正要详细询问,药不然却摆了摆手,正色道:“哎,说得太多了,不提了不提了。许愿,我跟你说了,五福的事太深,你不要碰比较好。”“这与你无关。”我硬邦邦地顶了回去。药不然跺了跺脚,一脸恨铁不成钢:“我说许愿哪,本来老朝奉都打算见你,你说你绕这么大圈,不还是为了见他?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我不是要见到他,我是要揪出他,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要他的馐品帝国分崩离析,无法再流毒人间。”我一字一句道,然后比了一个决绝的手势,“药不然,我们理念背道而驰,注定要互相敌对。你要么在这里杀死我,否则我绝不会罢手。”“你这家伙,对我们真的威胁太大了。你说得对,我应该现在动手,把你干掉!”

我被他这种态度激怒了。这个混蛋明明都已经背叛了,却始终不肯明白地说出他背叛的理由。我不知道他到底坚持些什么,有什么苦衷,我现在只想好好揍他一顿。“那咱们各安前程,生死由命。”我甩出一句,转身就走。“你这家伙……”药不然似乎已失去耐心,他抬起胳膊,又放下,“算了算了,拿你没辙——喂,往这边看。”他这个举动,颇出我的意料,我不由停住脚步,看他玩什么花样。“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至于你能悟出什么,就看你自己造化了。”“你会这么好心?”“哼,反正拦不住你,那就顺其自然呗。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到什么地步!”药不然弯下腰,黑暗中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摩擦声,似乎他拿了什么尖利的东西在砖墙上刻字。过了一阵,他刻完了,拍了拍巴掌:“记住啊,这次咱俩从来

没碰见过。”说完他俯身打起昏迷不醒的郑教授,歪歪斜斜地朝外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唉声叹气:“还得先给扛回去,唉,你说我这是图啥……”我站在庙前,心中五味杂陈。这次突如其来的见面,就这么突然结束了。它非但没解答我心中疑惑,反而涌现出更多谜团。我抬起头,纵然塘神在此,恐怕也无从分辨是非曲直吧。不知何时,钱塘江中的雾气悄然弥漫到这里来,把废墟淹没在一片淡淡的雾霭中。我觉得胸口有些郁积,无处抒发,走向那半堵砖墙,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字。光线不足,我不得不点亮一根火柴,才勉强能看清。上头用红砖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绍兴,八字桥”。远远地,药不然的声音忽然从雾中又飞了过来:“对了,提醒你一声,如果碰到自称细柳营的人,千万小心。”(完)